

聊天散篇之六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——

談談 Texas A & M University 的獨特學風

陳 蘭 蓀

我們交大，是一個傳統很強的學校。交大出來的學生，也以許多共通的特性為社會所公認。在這點上，我們交大人沒有一個不引以為自豪。好多學校，規模也許比我們大，財力也許比我們雄厚，但沒有建立起一個獨特的校風來，就顯得平平無奇。這好比成都賴湯圓，蘇州陸稿薦，做湯圓醬肉的舖子，何止成千成萬，何以獨這兩家道路傳聞，膾炙人口，嚐試過的人，肚中自然有數。吃食也好，學校也好，或任何行業也好，時間是一個因素，獨創一格是另一個因素。沒有這兩個因素，同業儘管眼紅，還是沒有辦法的事。母校在臺復校以來，這近百年所積累的传统，是否維持不墜，或進一步發揚光大。筆者去國日久，缺乏第一手觀察的機會，不敢妄事臧否。不過百年之基，深厚如許。蕭規曹隨，應無疑問。至於如何採長補短，使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則有待於母校治校當局，在學的年輕兄弟姊妹，以及散在世界每個角落的校友，共同努力。就中一項值得一做的，是各國有名的、成功的學府，或是我們校友深造之所，或是校友子女求學的地方，或由其他因緣，得知內容，如各自在本刊上介紹出來，可以或供參考，或供採取。所謂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，筆者不虞見哂，笨鳥先飛，這是本文的用意。

今年夏天，小兒子可培進 Texas A & M University, A & M 在國外，比較少為人知。但在國內，却以其獨特的校風見稱，是一間優秀的州立大學。美國百年以上校齡的大學，屈指難數。Texas A&M 不過是其中之一。但以文事大學而輔以嚴苛的軍訓的大學，Texas A&M 可能是獨一無二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Texas A&M 出身的軍官，比西點的還要多，就可見一斑。有一次麥克阿瑟將軍給 Texas A&M 的學生演講，說：“Without Texas A&M, American army would not be Completed.”（大意）

不熟悉這學校的人也許要問，那麼 Texas A&M 是不是像中央軍校，西點軍校那類的軍事學校呢？那却又不是。Texas A&M 是文事大學（姑創這個名稱以別於軍事大學），與 University Of Texas, Texas Tech University, University Of Houston 並稱為德州四大州立大學。又是美國少數幾所 Sea Grant School 之一，有全國人數最多的工學院，及著名的農學院。西點以軍校而授以理工的大學課程，畢業出來是有理工學位的軍官。Texas A&M 以文事大學而行軍事管理及訓練，出來是有軍官資格的大學畢業生。出發點不同。Texas A&M 建校之初，州議會通過法案讓全部學生受軍訓，這一個制度，一直行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。到五〇、六〇年代，才開始招收民裝學生。（最近才收女生）軍訓入伍生（Cadets）採取了自願制，人數也縮小了。但一切的軍管傳統，仍全盤保存了下來。Texas A&M 的軍訓大隊（Corps），仍是聞名全國。可培加入當了入伍生，使我有機會深入地認識這個特色。覺得許多地方，去了軍事的外皮，仍有值得為一般文事大學借鏡。

故事從小兒子身上說起，可培在中學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裏，接到西點校長的信，邀他去入學。這事非常出乎意外。進西點，照規矩要經議員、州長這些大好佬保舉。怎會勞駕將軍校長直接來信邀一個名不見經傳

的中學生入學。當時弄得滿校哄動，我們一家人的興奮就更不用說了。但仔細考慮下來，西點畢業，有至少六年的服役義務。可培老早立下志願，想唸四年商科，三年法科。如進西點，七六十三年。唸完書，服完軍役，豈不要到三十歲左右。雖說六年軍官，對資歷不無幫助，但終覺着手本業的年齡太遲了一些。橫想豎想，只好忍痛割愛，決定放棄這黃金機會。不過經此聳動了一下，大家念頭上覺得受點軍訓，實在不錯，尤其可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。所謂的奶末頭往往有個通病，嬌生慣養，百事不理。可培也不能免俗，非但我們做父母兄姊的覺得，他自己也有些自知之明。因而想到兩全其美的辦法，讓他進 A&M，並加入軍訓隊做一個入伍生。

方向是這樣決定了，跟着要問他受不受得住入伍生的考驗。因為 Texas A&M 的老生作弄新生是出了大名的，而入伍生要經過的苦難，尤甚於民裝學生十倍。我叫他要深長考慮，如自問沒有信心的話，Texas Tech 近在家旁邊，與其進 A&M 半途而廢，不如進 Tech 直接了當。暑假裏，他去 A&M 參加了兩次 orientation。回來告訴我說：「行，我一定不會半途而廢。」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

在這裏，我先要擱下正文，談一談大學裏「拖尸」這一件事。我們當年入學做新生，要經過拖尸這一關。我當新生時，有兩件大衣。一件呢的，一件牛皮的。在今日，誰有半打大衣不算一回事。但在當年，大部份同學都斷了家庭接濟，靠貸金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，兩件大衣就非常碍眼。貴州天無三日晴，我晴天穿呢的，下雨穿皮的，就只見調來調去。不到多久，兩位老大哥，許炳麗和秦斌就豁令子給我，「陳蘭蓀呀，趕快不要把兩件大衣換來換去了。我們聽到風聲有人要拖你的尸。」所謂拖尸，也許用油漆塗你的大衣，也許剪一剪刀。我經他們的指點，趕快擱起一件，逃過了這一關。

「拖尸」這名稱，有人說是 Toss 這字的音義雙譯。風氣的來源是美

國。但我在美國這許多年，就從沒有聽到過 Toss 這一個名稱，而在 A&M，老生管新生管得那麼厲害，用意也全然不同，這也許是「橘逾淮而為枳」的又一個例子。我現在要談 Texas A&M 的獨特校風，得從老生管新生這件事說起。因為一切的精神和實施，都是以這形若拖尸而實質迥異的特殊傳統為基礎。

新生入學前參加 orientation，我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譯名。我們進大學時，沒有 orientation 這件事。美國的大學，普遍地有 orientation，家長也被邀參加。目的是認識這學校，預知許多成文的，不成文的規矩，使新生在心理上，實際事務上有所準備，（國內現在是否也有 orientation，沒有的話，倒也值得考慮。）可培在暑假中參加了兩次 orientation，除了從校方知道了許多事外，也從軍訓隊的高班生那裏，知道了當一個入伍生是怎麼一回事。所以兩父子有「行不行」、「行」的問答。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。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釣。人，尤其是年輕人，多少有些反叛性。大學裏許多校規沒法執行，或形同具文，往往是沒有言之在先。老早告訴了未入學的新生，我們就是這一套，不願受的話還來不及改變主意，用不着事後爭論。

在 A&M 做一個高班的入伍生事情相當多，orientation 就有一批老生留校協助。新生來參加，老生每人分到幾個，帶他們同住、同吃。不厭其詳地闡述入學後要守的規矩，什麼要做，什麼不好做，做不到要受些什麼樣的處罰。因而新生未入學，已經心裏有數，要打退堂鼓還來得及。

開學註冊那天，也是大批戎裝的高班生，羣集在辦公大堂裏。新生一張張椅子完成手續，就有一個高班生上來帶去宿舍，指點各場所的位置，領制服，關照應注意事項，有條不紊。我是第一次接觸這班聞名已久的 A&M 入伍生，見他們服裝整齊，儀容端重，而且彬彬有禮。見到我們這批家長，每人一律打了一下招呼，How d'ye，讓人打心裏覺得舒服。

頭兩天，新生還沒有換上制服入伍，不能算正式的入伍生，但有些規矩已經照做了。轉眼，所有新生都已換了白T恤、藍牛仔褲、黑襪、黑皮鞋。一批一批由老生帶了去將頭髮剪剩半吋。見了老生，畢恭畢敬地立正打招呼。規行矩步，一點都不敢逾越。我跟了兒子從一個大廈到另一個大廈，照人行道築方了走路，絕不斜穿近路。十足是孔子的「行不由徑」走得我上氣不接下氣。那時我已經體會到紀律的森嚴。牛喘之餘，心中也竊竊自喜。

我回家後，打了個長途電話給他。我說：「你比同房先到學校沾了光，揀了那張對窗的書桌，視界倒不錯。」他說：「爸爸，這沒有用的，高班生已經關照我們不許向窗外望的。」我說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你坐在書桌前，背着房門，抬一抬眼皮誰知道。」他說：「不許望就不望，為什麼有意背地去破壞規則？」這下，老子却被兒子頂得啞口無言，不過也服了氣。兒子做了「行不由徑」的孔子，「目不窺園」的董仲舒，沒有什麼不好。

A&M老生管新生，到了無孔不入，無微不至的地步，項目繁多，揀些有趣的來談一談：新生見到老生，個個要打招呼，先問尊姓大名。老生有一套特定的問話，新生要立正恭恭敬敬地回答，而且要對答如流，否則就有麻煩。入學後相當時期後，就得記住每一個老生的名字，見到就要停下來叫一聲 Mr. So & So. 這是一件大難事，記上成千個名字已經不容易，何況美國人的姓，從俄國的斯基，到德國的道夫，意大利的里尼，集世界姓氏大全。我記名字特別不行，要我去當 A&M 的入伍生，不是中途退伍，就是被罰得不亦樂乎。可培個把月後回家，問起這事。他說：「沒有問題，這是信心，不怕忘記就不會忘記。」聽起來頗像「如何改進你的記憶力」那種小冊子。不過訓練對生人不覺虛怯，有適當的儀態，容易建立人際關係，倒是實實在在的。

新生吃飯，每口嚼三下嚥進去，誰管，又是老生。入伍生吃飯，叫家庭式 (family style)，幾個老生帶幾個新生同坐一桌，這樣，新生就沒有辦法偷雞多嚼。寓目本文的同學，不妨回去試試行不行。我試過幾次，嚼三下無論如何吞不下去。訣巧是每一口盡量喫得小，嚼不爛就活吞下去算數。

服裝方面，除了在宿舍裏可穿便服外，一出宿舍門一定要着齊制服，即使小事短途也是如此，整裝的那種麻煩法，我見過幾次，只有搖頭份。譬如，上衣，不是塞進褲腰裏算數。衫用腳兩條橡筋拉住，一條橫箍臀部，一條斜向臀部底然後將上衣用力向下拉直，褲腰上，沒有一點點攏起。拉褲帶用一塊紙巾墊了手捏銅帶扣，這樣，擦亮的銅扣就不會有指痕。

入伍生每週末准許出校兩次。平時，黃昏七點，就不許出宿舍了，早晨六點鐘起床。這些作息時間的規定，只要是軍訓，到東到西一樣，用到大學生身上，就不簡單。大學生是不羈之馬，尤其在美國，自由過了頭，大學生晝夜不分，酒色徵逐。而 A&M 的入伍生還是過這種清教徒的生活，成了強烈的對照。

除了讀書作業時外，書桌上限放三樣東西，如果有一只電鐘，一盞檯燈，一本拍紙簿。其他東西就必須收起來。床如何鋪法，衣櫥裏如何掛法，浴具如何排法，也都有規定不許亂來。

以上，就儀態、飲食、衣着、作息、起居各舉少數的例子，而我認為最精彩的部份却是在學業方面。他們的大隊，大體上依系別分的。（也有別的性質的混合隊，如着重軍訓，打算以後認真參加軍旅的，着重體育，大多是學校的球星。着重軍樂，參加軍樂隊的等等），可培參加的是學業隊，以學業為主。隊裏有一個功課最棒的四年級生當學術官 (Scholastic Officer)，加一批助手，共負學業上指導的責任，每人分派幾個低班生。

一開學，就指導小兄弟選課，揀教授，排時間。正式開課後，每天下午，教授的堂完了，這班學術官就帶了小弟兄們找空課室將當天所學溫習一兩個鐘點，才放回宿舍，（打鐵趁熱）如個別低班生在某科上有麻煩，這些高班生就用人釘人的方式親自指導你，監督你。總之，將你逼上去為止，每隊有個資料室，凡是參考書，歷年的試題，舊生的筆記，應有盡有。學術官指點你怎樣利用，釘住你下功夫，懶都沒有辦法偷。這樣的制度下，入伍生雖未必個個藝冠同儕。但挨得過四年的話，一定在水準以上，是毫無疑問的了。

這許多疙疙瘩瘩的規矩，違犯了，或做得不週到怎樣呢？如看高班生眼睛裏，罰跑步，罰壓臂推舉。一哩、兩哩，五十下、一百下。最絕的是背貼牆蹲下去，大腿水平，小腿垂直，整個人的 side view 成爲一個 5 字。兩臂平舉，相對打圈。做十分廿分甚至三十分鐘。可培第一次回家，我問他：「小弟，你被罰過多少次？」他說：「平均一天做三、四百個 push-ups」我吃了一驚：「你怎會那麼不小心，天天受罰。」他說：「不是的，不一定是你自己出錯。是出房門，碰到同班同學受罰，你就跟着伏下去，做到受罰人足數爲止。最安全的辦法是坐在書枱上唸書。就沒有人攪你，也不至陪罪。不過一天總有幾次出去，陪罪三、四百下也閒閒地。做慣了，也沒有什麼辛苦。」我見他似乎瘦了些。他說：「爸爸，我實在增加了五磅。」他拍拍肚皮，指指胸脯。「肉從這裏搬到上面去了。」

這制度的要點，是一切的要求，從行爲到學業，幾乎全部讓高班生管低班生。學校當局，極少插手。執行的方式是人釘人，小到衣服上一個線頭，一個幾乎看不見的斑漬，大至舉止儀容，生活規律，學業，成績，什麼都要管，而且管得奇嚴無比。家庭中，父兄對子弟如果這樣管法，我們叫這家人家「有家教」。事實上要考慮到子弟的反感，沒有辦法做到這程

度。但在這麼一間大學裡，一切的規矩，都是百年來積累下來的傳統。其本身，已經過時間的考驗與淘汰，每個項目，形若奇細，實則涵有高尙的目的。（連懲罰都是強身的鍛鍊）因此有巨大的權威性。何況加入做入伍生是自願的，以後是否中途退出也是自願的。咬得緊四年的牙關，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，就沒有話說。事實上有「榮譽」兩個字在後面作祟。着上制服，就對一切甘之若飴。在別人眼睛裡，入伍生個個儀表肅然，自成爲 elite group，說一句年輕人最愛聽的話，交女朋友都占先一着。畢業出來，也受職業界刮目相看，所以他們以做一個入伍生而自豪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第三個要點，是副產品。因爲高班生與低班生有管與受管的密切關係，不知不覺中建立起兄長與小兄弟的感情起來。試想一個日常和我同桌吃飯，衣服上一個小縐紋都不放過門，在他手中不知被罰過多少千次的 push-ups，但反過來在我微積分幾乎過不了關的時候，幫助我，監督我，鼓勵我，保住我安然派司的人，十年以後，廿年以後，在社會上碰頭，相互間的關係如何？而這樣的關係，不限於一個兩個，十個八個，而是遍及於同時在學的幾千個人。我想，其所以要不厭其煩地逼住去記幾千個名字，碰面一定要打招呼，交換幾句表面上聽來很可笑的對白，目的在此。暴看起來好像過份的苛例在實質上使你一生受惠無窮。

以上種種，都是藉軍事管理爲基礎而實施。軍事管理，未必每學校能行或願行。不過好許多地方，不用軍事管理也可以採取的。如分組讓高班生在學業上輔導低班生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其他見仁見智，筆者拉雜成文，不過提出來讓有心人參考。或退一步，作爲介紹國外有這麼一所特別別的大學，藉供茶餘飯後的談助。

A&M 的學生，從這種訓練中熬出來，自然而然走上端肅莊重，一絲不苟的路子。因此，他們有個綽號，叫做 Aggie（g 讀濁音，如 go）。

Aggie 是 Agriculture 的化生字。A&M 本是 Agricultural & Mechanical Science 起的頭。Aggie 這綽號，有四方頭，鄉巴佬，土包子的含義，不過到現在，已沒有侮辱的味道。A&M 的人，反以被叫 Aggie 爲榮，他們的郵局，就叫 Aggieland Station，德州有一句成語：“Once an Aggie, always an Aggie”自己是 Aggie，兒子大多送去做 Aggie。世代相傳，一家三四代 Aggie，沒有什麼稀奇。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的頭，也不知誰起的頭，Aggie 笑話，構成 Aggie 傳統輕鬆的一面。Texas 的人，誰都會講兩只 Aggie 笑話。現在讓我講幾個作爲這餐聊天後的一道甜品：

- ①爲什麼 Aggie 剃頭要四塊錢？因爲 Aggie 的頭是四方的，一塊錢一面。
- ②爲什麼要五個 Aggie 才能裝一只電燈泡？一個 Aggie 站在枱面上，抓住燈泡對準燈頭。四個 Aggie 各槓一只枱腳，轉這張枱子。
- ③有人在阿利桑那的沙漠裡看見三個 Aggie 在徒步旅行。第一個 Aggie 手裡提一瓶水，第二個 Aggie 腋下夾一條麵包。這都沒有什麼出奇。但第三個肩 Aggie 肩上擱着一扇汽車門。旁人見了不免奇怪，上去問他幹嗎擱扇汽車門。他說，我們是渴了有水喝，走餓了有麵包吃，走熱了可以把玻璃搖下來風涼風涼。

更正錯誤並致歉：

本文作者上次的聊天散篇之五，談到「中國人和英國人都是比較內向的民族，……」這段裏所有的「英」字都被誤植爲「美」字，將美國人形容成內向，齊巧是南轅北轍。還要讓美國人喝乳茶、玩滾球，就更張冠李戴了。特此更正，向陳學長致歉，並請大家原諒。

—— 編者

受惠難忘

——記卅八年前受惠於趙曾珏學長往事——

郭宣銜

本人係滬校民卅三級土木系，當時母校在法租界借震旦大學四樓暨中華學藝社上課，卅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進入租界，校方乃有遷重慶之議，乃與同學葉樹駿君步行自上海經福州、南屏擬取道韶關由黔漢、湘桂入黔，赴唐院借讀。惟因川資不足，正在徬徨中，遇鄉長張佑生先生，知吾等爲交大學生，蒙指示可以向交通部東南電信特派員辦公處申請補助旅費，遂貿然前往。時趙曾珏前輩學長任東南電信特派員，而卽蒙接見。猶憶辦公室懸掛巨幅軍事地圖，桌上並有電話數架，請示者絡繹不絕。珏公指揮若定，並詢吾等在校讀何系等語，是時值唐前校長慰芝先生每週六來校授詩經，各班生輪流聽講一小時，卽將此情節申告。珏公卽批各准借法幣四百元。未幾會計人員卽持兩張支票請簽字後轉交吾等。惟未及離辦公室乃又蒙召回，云既係學生，又遠在異地，以支票兌現款必有困難，應改發現款。此事雖相隔逾三十八年，而記憶猶新。於珏公提携後進或不經意，而受益實終生難忘。以後得順利進入唐院（後改爲交通大學貴州分校），在平越借讀兩年，卅三年畢業後入滇緬公路局工作，而後轉軍事工程處修築雲南呈貢機場，勝利後調資源委員會，服務中國石油公司。一九五四年來美，又在公路橋樑工作，一九六四年以後偏重於電腦應用，一九七四年與美國友人合作組織工程顧問公司至今。家庭長女已婚，現任教員。子亦已婚，今夏甫自醫學院畢業。幼女現在此間工學院四年級。此皆